

# 獵人與精靈

—保佑能捕獲獵物的一種雙方關係—\*

原著 清水 純 日本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翻譯 鄭 家瑜 梅光學院大學大學院博士班學生





台灣原住民有一種對超自然存在的信仰，而這種超自然存在能夠確保他們在狩獵時捕獲獵物。本稿主要是要探討他們的這種信仰，並針對其相關習俗來加以整理比較。文中所利用到的資料，主要有筆者以前所做的平地原住民噶瑪蘭人的調查資料以及為了研究比較而加入的文獻資料和其他原住民的實例等。

## 一、關於噶瑪蘭人

本稿首先要針對本次的調查對象—噶瑪蘭人，做一概括性的介紹。噶瑪蘭人是居住於台灣東部平地的原住民族。他們屬於清朝以來不斷漢化的平埔族的一支，並且曾經被稱為「熟蕃」<sup>1</sup>。他們在與漢人接觸以前的生業是在台灣東北部的宜蘭平原，以陸稻耕種以及旱田耕種為主，再加上狩獵和漁撈為輔。也就是說，他們原本就非以狩獵為主，而是以陸稻耕種為主。十七世紀，荷蘭人攻入宜蘭平原時，噶瑪蘭人的穀倉裡儲藏了大量的稻米<sup>2</sup>，當時，他們向荷蘭人繳納的貢品不是鹿皮而是稻米<sup>3</sup>。從這些事情，我們可以得知他們對稻作的關心高過於狩獵。

---

\* 本文為譯稿。原文為日文，刊於，<<日本民俗學>>一八五號 一九九一年一月，頁33-56。本譯文由東京都立大學博士班學生陳文玲小姐校對，在此感謝。在編輯出版過程中，承蒙中央研究院林美容博士，潘英海博士，蔡慧玉博士，黃智慧研究員以及日本大學莊光茂樹博士多方指教，在此一併感謝。（原作者）

1 依據馬淵東一『馬淵東一著作集Ⅱ』所收的「高砂族民族史」（一九七四）中的分類，台灣的原住民依語言以及文化的差異，共可分成十九個種族。這十九個種族再依漢化程度的深淺，可分為狹義的高砂族九族，以及平埔族十族。

日治時代的初期延續清朝統治時的稱呼，將高砂族稱為生蕃，平埔族稱為熟蕃。「生」與「熟」兩字，是漢人用來劃分周圍的異族（「蕃族」）漢化程度之基準的一種標誌。

又，有時候會以高砂族作為台灣的原住民之總稱。

2 村上直次郎『巴達維亞城日誌』二，平凡社東洋文庫，1972年，頁285-286（日語版）。

3 中村孝志「蘭人時代の蕃社戸口表—噶瑪蘭社—」『南方土俗』四卷三號，1938年，頁239。



自從十八世紀末他們與漢人移民接觸以來，在接受漢人的水稻耕種技術同時，他們也隨之不斷地漢化。再加上被漢人移民壓迫，使得他們從原居地遷移，並且造成族群的分散。時至今日，在漢人占大多數的宜蘭平原上，噶瑪蘭人的後裔已經幾乎忘了原有的習俗以及語言了<sup>4</sup>。

不過，在當時南遷而居的噶瑪蘭人的後裔裡，尚有一部分記得他們傳統的習俗，因此尚有可能進行調查。筆者的調查地－花蓮縣的一個小部落（新社村），就是那些從宜蘭平原南遷而去的噶瑪蘭人的後裔集聚的地方。該村的噶瑪蘭人，約有兩百五十人左右。一部分村民至今仍舊保留了噶瑪蘭傳統的語言和習俗，傳統的狩獵信仰也還殘留一些。這些信仰靠著一些老人的記憶在維持，不過不可否認地，整體而言，還是逐漸在凋零。因此，採集、整理他們正在快速變遷中的傳統習俗，對於開啟平埔族與其他種族的比較研究之路，具有極大的意義。

## 二、Saliman的信仰

在新社村中，男性喜好的狩獵方式是設置陷阱捕獵。有關這種狩獵方式，他們曾經有獵物頭骨的信仰以及山中精靈的信仰。以下先來談談獵物頭骨的信仰。

過去，獵人們會將捕獲的山鹿、山羌、山羊、山豬等等的頭蓋骨或牙齒加以保存，並且當成個人崇拜的對象。吃完獵物之後，他們不會將獵物的頭骨丟棄，而會將它放進竹籠中，吊掛於房子後面的屋簷下。他們相信每次在狩獵之前祭拜這些獸骨可以讓狩獵豐收。

有關祭拜的方式，並無詳細的傳說。不過，據說是獵人們在早上起床未生

---

4 阮昌銳「蘭陽平原上的噶瑪蘭族」，《臺灣文獻》十七卷一號，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66年。



火之前，要獻上供品加以祭拜。至於供品的種類，也無詳細的流傳。順道一提的是，噶瑪蘭人祭神或是祭祖時的供品是糯米飯和酒。祭拜之前必先齋戒，避食味道濃烈的蔬菜以及肉、魚、油脂類等東西。噶瑪蘭人在祭拜祖先、死靈或是各種神祇時，必定會採取上述的用餐限制。

能夠保祐下次狩獵會豐收的獵物頭蓋骨及其下顎骨，噶瑪蘭語稱之為iRanai[iʔanai]；而這些頭骨所擁有的超自然的力量（幫助狩獵豐收的靈力），噶瑪蘭語稱之為saliman。據說saliman有強有弱，強的saliman可以讓狩獵大豐收。

Saliman雖是一種棲宿於山羌、山豬、山鹿等獵物的頭骨或顎骨上的超自然靈體，不過藉由祭拜的動作，saliman會和獵人產生互惠的關係，它們會將自己的同類引到獵人所設置的陷阱旁邊，幫助獵人豐收。

祭拜獵物的頭，便能使它們將自己的同類引到陷阱旁的這種想法，在噶瑪蘭人從前的獵首歌裡可以看得到。噶瑪蘭人與居住於山地的泰雅族人曾經發生過獵人頭的抗爭，噶瑪蘭人舉起敵人的首級對著它唱歌，其中有一句是「一個人很寂寞吧！快把你的同伴叫來吧！」。此外，同樣的觀念也可見於其他原住民族群，共通的是他們對於獵人頭時的首級以及狩獵時獵物的頭骨等等，也會加以祭拜<sup>5</sup>。

而當獵人對iRanai加以祭拜時，saliman便會常在獵人身邊出沒。它的存在，人們的肉眼並不可見。但是人們卻可以經由它對週遭人帶來的危害，感受到它的存在。

所謂的「危害」，就是「咬人」。當獵人要出獵時，若對saliman加以祭拜，saliman便會因得到供品而很滿足。不過，當獵人不出獵時，就不祭拜saliman

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番族慣習研究』一，1918年，頁264。



。這時，saliman便會因肚子餓而開始咬周遭的人。但是它並不會危害自己的主，這是saliman的一大特徵。

據說被saliman咬到的人會陷入tangaw[tanau]（生病、身體痛）的狀態。該人在當下並不會知道自己被咬到，不過漸漸地會感到身體不舒服，或是這裡痛那裡痛。

被saliman咬到時所產生的症狀，並無特定的模式。因此只有等到巫醫的判定，才會知道自己是被saliman咬到。不過患者如果自己心裡有譜的話，也可以自我診斷。

然而，能治療被saliman咬到的病症者，不是巫醫，而是saliman的主人。村中如果有好幾個獵人擁有saliman的話，病人在請巫醫診斷時，必須請巫醫判定這次是被哪一家的saliman咬到。接著，病人或是病人的家人，要前去探訪saliman的主人，請求施予治療。Saliman則必定會被冠上主人的名字來稱呼，例如「某某人的saliman」。

被saliman咬到時的治療方法，稱為pasniw。內容極為簡單。首先，一大早一起床便前去saliman的主人家。Saliman的主人，要在早上起床後尚未用火之前對病人施行治療。主人首先要做勢用右手斜斜地撫摸病人的身體三次，同時吹一口氣，對著saliman說道：「病人太可憐了，不要再咬他（她）了，他（她）快點好起來吧！回去吧！」。這樣治療便結束了。

如果病人無法前來時，那麼病人的家人就帶著病人的衣物到saliman的主人家，將其衣物視同病人，舉行同樣的儀式即可。如果saliman的主人不在時，主人的妻子可使用丈夫的衣服代為施行pasniw。據說在行過pasniw儀式後的一個小時左右，病痛就會解除，病人就會復原。近來，pasniw儀式更加簡單了，saliman的主人施行治療時間已不限於一大早，白天亦可。



### 三、因saliman而生病的案例

該村不論是過去或是現在，都有好幾位喜好在山中打獵的男性。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擁有強悍會咬人的saliman，也就是說強悍的saliman為數並不多。

筆者調查時，聽說有兩位男性擁有saliman。他們都在年輕時喜歡上山打獵。據說其中一位是從他父親那兒繼承saliman的。聽說他以前所使用的獵具裡有saliman棲息著，所以不可以隨便亂碰。村中的人相信：如果嚴格遵守食物限制的規定，不吃肉、魚、油類以及味道濃烈的蔬菜的人還好除此以外的人就會被saliman咬。不過他的saliman應該不是非常兇悍才是，因為當我留住村中的那段期間，並沒有聽到任何村人被咬的事情。

不過另外一位男性的saliman就不同了，在我留住的期間，不僅聽到有不少村人因為被咬而前往他家接受治療。同時我還聽說以前被咬的人也不少。該名男雖然早已於三十年前成為天主教徒，對saliman的祭拜也早就停止，但是saliman還是繼續留在他的身邊，所以依然不斷有人被咬。這裡先來敘述這名男性擁有saliman的經過。

Saliman的主人Pido<sup>6</sup>是出生於昭和八（西元1933）年的男性。Pido是被招贅而入了妻家。岳父本身並不打獵，但是每當喜歡打獵的Pido帶回獵物時，岳父便會祭拜iRanai。Pido的岳父會將獵物的頭骨放置在廚房角落的隱蔽處。Pido本人也是在岳父的指示下，才開始將狩獵到的豬頭骨和牙齒供奉在該隱蔽處的。據說在那之後saliman便會咬人了。

之後，Pido改信了天主教，因而心想：「將這種迷信的根源丟掉比較好，留著的話會咬人很危險。」於是將頭骨丟進了大海，包括岳父所收集的頭骨，

6 為了尊重個人隱私，因此本稿中有關人名的部分，全都以假名代替。



一共丟掉了為數不少的頭骨。不過聽說即使頭骨被丟掉了，saliman的迷信還是存在。Pido向神父懺悔，並祈求禳除他身邊的saliman，他打算與過去的這種迷信觀念一刀兩段，但是被他的saliman咬到的村人卻後續不斷出現。

這個saliman被稱之為「Pido的saliman」。如果有人被咬，那麼主人Pido就得為病人治療，施行pasniw儀式。因此儘管Pido本人一心想歸屬天主教，但是只要有村人委託，就算是天主教視為「迷信」的pasniw，也不得不施行。

以下，我想針對我留在村裡的期間中被「Pido的saliman」咬到的案例，以及我所到的過去的案例來作一些描述。

### 【案例一】

住在Pido家中的一位年長的男性，摘取了種在Pido家院子裡的老葉片，將它拿來和自家院子裡的老葉比較大小時，突然手背腫了起來。他自己知道是被saliman咬到，所以當場就請求Pido為他施行pasniw儀式，馬上就好了起來。

### 【案例二】

與Pido住在同一部落的一位中年女性，蛀牙疼了起來。據村中的巫醫的診斷，原因出在她路過Pido家附近時，被saliman咬到。由於Pido夫婦去台北工作不在家，所以便請求巫醫為她施行阿美族的治療儀式。但是她疼痛依舊不止，隔天便去了鄰村的牙醫師那兒。

### 【案例三】

Pido的妻子Abas的弟弟夫婦兩人，元月時回來祭祖，造訪了Pido家。後來，她弟弟的手腫了起來。村中巫醫診斷他是被Pido的saliman咬到。因此，Pido便為他施行pasniw，馬上就好了起來。據說大概是他採了Pido家院子裡的老葉，才被咬到的。



#### 【案例四】

筆者留在村中的那段期間，一位入贅到噶瑪蘭族的阿美族年長的男性，在前往種田的途中，順道經過Pido家。不過Pido出外工作了。Pido曾對他說過：「我不在家時，院子裡的檳榔你想吃多少就摘去吃吧！」，所以他就順便摘了檳榔。

他在要摘檳榔前，有先聲明：「是Abas說可以摘，我才摘的呦！」。但是在他吃了檳榔不久後，便頭痛發燒，左思右想怎麼想都像是被saliman咬到。雖然在摘檳榔前，他有先向肉眼看不見的saliman宣稱自己是得到Pido的妻子Abas的許可才摘的，但是卻沒說自己是得到Pido的許可。似乎是因為這樣才被咬到的。

然而由於Pido夫婦不在家，所以只好要自己的妻子在家中為自己施行pasniw。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是任何人代理都可以。妻子先向saliman說明：「我的丈夫是得到Pido的允許才摘檳榔的」，再向丈夫吹氣三回，接著做勢摸摸他，病就治癒了。

#### 【案例五】

當Pido的姐姐Omos和Pido夫婦住在一起時（一九七〇年代左右），她因為要上山採收農作，而在Pido不在時想借他的番刀。Pido妻子勸告她說：「有可能會被saliman咬到，所以還是不要借比較好。」但是Pido的姐姐卻回她說：「有需要擔心那種事嗎？」，不聽勸告，硬是將番刀掛在腰旁帶了出去。不過在途經山路時，腰變得又重又痛，痛得不得了，最後終於完全無法走動。但是又不能丟下番刀，所以只有忍痛辛苦地走了回家。Pido說：「那就是隨便亂拿我的東西的結果」，接著為她施行pasniw，疼痛因而治癒。

#### 【案例六】



同部落的一位年長的男性，一年前左右牙齒突然疼了起來。打針吃藥都沒效，所以就請了村中的巫醫來為她診斷。診斷結果是被Pido的saliman咬到。完全沒經過Pido家附近，卻還是被咬到。巫醫解釋那是因為他的靈魂(tazusa)的力量正處於脆弱的時期，所以才會被saliman咬到。

不過當時Pido剛好不在家。Pido的妻子拿Pido的衣服代為施行pasniw。她對著saliman說道：「不要調皮搗蛋了，回去吧！」，然後吹口氣，做勢撫摸病人的全身。他的病馬上就治癒了。

### 【案例七】

案例六的那位男性，兩年前左右，也有被Pido的saliman咬到而導致生殖器官腫大的經驗。後來在請求Pido施行pasniw後治癒。

### 【案例八】

一九七〇年代左右，有一位入贅至噶瑪蘭族的客家漢人的老人被咬。他並不會說噶瑪蘭話，也不信噶瑪蘭人的這種迷信。不過有一天，他的右腳跟突然地無法動彈、無法走路。據村中巫醫的判斷是被Pido的saliman咬到。因此他便一大早前往Pido家請求治療。Pido對著saliman說道：「這個人好可憐啊！別再咬他了！」。施行完pasniw不久後，病人就好了。

### 【案例九】

案例二中的那位女性，已前曾被Pido的saliman咬過耳朵，耳朵附近又腫又痛。接受巫醫診斷後據說是被Pido的saliman咬到。在Pido施行pasniw後馬上治癒。

### 【案例十】

同一部落的一位中年女性，在成為天主教教徒前曾有被Pido的saliman咬到



的經驗。她因頭疼而去看巫醫，得知是被Pido的saliman咬到後，便請求Pido施行pasniw，之後便痊癒了。據本人說：自從去了教會後，就沒再被咬過了。

以上的例子全都是被Pido的saliman咬到的案例。

接著，介紹筆者所聽到的那些曾經擁有兇悍saliman者的資料。

以前，有一位和Pido住在同一個部落的噶瑪蘭人的男性Angaw（明治三十年生，昭和十四年卒，1897～1939），曾經擁有兇悍不下於Pido的saliman。據說連他的妻子都曾經被他的saliman咬到過。他過去會取下獵物的頭來燉煮，並且取出骨頭，將它放在竹籠中加以保存。他所祭拜的iRanai有山豬、山羌、山羊、山鹿等等。一般的人通常是會留下獵物的頭蓋骨，但他卻認為頭蓋骨過於龐大，所以沒有留下來，只留了下來顎骨，並將它放入竹籠中，放在他個人的隱蔽處，是在該茅草屋的屋後，他將竹籠懸吊在那兒的屋簷下。

### 【案例十一】

案例八中的那位客家漢人，年輕時也曾被Angaw的saliman咬到過，那是在五十年前左右，有一天這位男性的耳朵突然痛了起來。Angaw的妻子是位巫醫，據她的診斷，他是被Angaw的saliman咬到。隔天早上，他便去找Angaw為他施行pasniw，耳朵便不再痛了。

### 【案例十二】

住在隔壁部落的一位年長的女性，以前曾被Angaw的saliman咬過。她只是拿了她的番刀而已就被咬到，而且症狀很嚴重。不過，剛開始她並不知道自己是因為被saliman咬到。她上吐下瀉昏死了過去，三度被用轎子抬到鄰村的醫師那兒接受打針。但是完全不見起色。於是便試著請Angaw幫她施行pasniw，沒想到當場病就好了。這位女性不僅能熟睡，連拉肚子的症狀也好了。



### 【案例十三】

Angaw死後十年左右，有人找上門來說自己被Angaw的saliman咬到。因此Angaw的妻子便去摘來鬼茅，開始對著亡夫的靈魂說話，陳述她要為病人施行治療的原由始末。之後她便為該人施行pasniw，病人就痊癒了。

## 四、Saliman的性質

以上，舉了一些例子說明被saliman咬到的症狀以及治療的方法。接下來，要針對上述的內容做個整理。

雖然傳統信仰在戰後急速衰微，已經沒有人祭拜saliman了。但是即使是現在，也還有人會因Pido的saliman而生病；同時從Pido的同輩或是長輩那兒，也可以得知saliman的信仰依舊存在。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受害者以和Pido住在同一村落的人為多，尤其是那些沒有改信天主教的人。不過也有同一人被咬到好幾次的例子。相對於此，其他村落的人被咬到的案例就很少。

但是，受害者通常並不是和Pido關係不好，反而都是在日常生活上和Pido很親近的人。而且這些被害者，似乎沒有因為被saliman咬而與Pido關係惡化，這一點也必須注意。即使被saliman咬而生病，也只是解釋為，saliman因為肚子餓而做了一點壞事而已，大家並不因此而責怪或是討厭saliman的主人。依筆者的看法，被saliman咬到的這件事，也可算是左右鄰居交際的一種方式。

試著分析這些被saliman咬到的人的症狀，可以看出幾個共同點。那就是症狀輕的人比較多，並且大多是身體的一部分腫脹或是疼痛的毛病。同時，這些症狀，多和實際上被某樣東西咬到或是刺到時的症狀類似。換句話說，它可說是一種急性病，而非慢性病。而且也不是一種會至人於死的惡性病。

從生病的種類多為症狀比較輕的這件事來看，也可以明白saliman的主人與病人



之間不至於發展為惡劣的關係。

Pido雖已改信天主教，但他卻對噶瑪蘭人的傳統宗教與習俗相當了解。他的妻子現在已不上教會，並且會在元月時舉行天主教所禁止的傳統的祭祖儀式，而且她也以結社成員的身分參與治病儀式，可說是相當積極地投入傳統宗教的活動。村人們眼中的Pido夫婦，算是屬於理解傳統宗教的人。即使Pido本人想要丟掉saliman，但是saliman的受害者還是不斷。反過來看這件事情，或許表示著他身旁的人不認為他真的捨棄傳統信仰。

回到saliman與獵人的關係這個話題。所謂的saliman，基本上可說是一種獵物的靈魂，同時，經由獵人對它的祭拜，它便成為能保證今後狩獵豐收的一種靈力。獵人與saliman之間的關係，建立在狩獵前的祭拜以及因此而得到豐收保證的酬庸關係之上。

村人們認為：一般而言，saliman並不是跟隨所有祭拜iRanai的獵人，saliman是偶爾才跟上某一個獵人的。Saliman有強有弱，雖然祭拜iRanai的男性很多，但是擁有兇悍會咬人的saliman的人，到目前為止，在新社村中也僅屈指可數。由上述的案例中可以明白：以前的Angaw以及現在的Pido兩人所擁有的saliman最為兇悍，常會有村人被咬到。據說這種兇悍的saliman，咒力非常強，它會幫助主人在設置陷阱狩獵時大豐收。

要設置陷阱狩獵時，獵人們會對saliman獻上供品加以祭拜。但是狩獵結束後，saliman便得不到供品，因此有些saliman就會因肚子餓而咬人，這就是造成人們生病的原因。不過，村人認為saliman絕對不會對祭祀者下手。

被咬的受害者大多是在saliman的主人家中、庭院或是家的附近受害的。Saliman似乎是會跟在主人的身邊，尤其是主人家附近。有時主人外出時，saliman就留在家中。Saliman之所以會咬人，大多是在主人不在家而有人擅自借用主人的東西，或是觸摸主人的東西、拿主人的東西的時候。從這件事來看，saliman咬人並不單是惡作劇，而是在保護主人的東西。其中又以觸摸主



人獵具而被咬的案例最多。

接著來看看saliman不咬主人的這件事。Saliman咬了人後，就算是被主人責罵也會乖乖地聽。在進行pasniw儀式時，主人會以「不可以惡作劇」「病人很可憐，別再咬他（她）了」「把他（她）的病給治好」等等教訓的口吻來對它說話。同時，「回去吧！」的這一句pasniw儀式中的話，也暗示著saliman咬著病人不放的狀態。

除了主人之外，saliman也會聽主人妻子的話。所以當主人不在家時，pasniw儀式可由主人妻子代理施行。不過，也有主人妻子被咬的案例。Saliman會絕對服從並且不加以危害的，可以說只有對主人一人而已。

綜觀上述的內容，我們可以做以下的理解。那就是：村人們所認為的saliman，是一種由獵人們所飼養的狩獵的守護靈。Saliman會在主人設陷阱狩獵時，以它兇悍的咬人能力，來幫助主人捕獲獵物。但是同時，很會狩獵的saliman也非常的兇猛暴躁，常會咬身邊的人。由於saliman會保護主人的東西，所以只要有人摸主人的東西或是拿主人的東西，它就會咬人。

一旦saliman咬了人，只要主人沒下命令，它是不會放開的。Saliman絕對服從主人的這件事，換另一個角度來想，那就是saliman只聽會祭拜自己、餵飽自己肚子的人的話。對於主人的家人，saliman將他們當成是主人的延伸，某種程度上會聽他們的話，但是那並非絕對，主人的家人也有可能被咬。也就是說，基本上，saliman只有在與主人的互動關係中，才被賦予存在的意義。

## 五、IRanai的咒力

以下，我想簡單地介紹一種與saliman有關的咒術，它與saliman同樣都是用到動物的頭骨（iRanai）。這種咒術現在雖然已經完全沒人使用了，不過以前常被用來防竊賊。



為了不讓作物被人偷走，人們會在田地附近或是結了果的李樹附近，拉繩掛幾個動物的iRanai，讓這些iRanai來守護作物。大家相信如果有人想盜取果樹的果實或是田裡作物的話，iRanai會當場咬他（她），而被咬的人一定會生病。不幸被咬到的人，只得請求iRanai的主人為他施行pasniw。

據說，以前的人只是看到iRanai而已，就會害怕地不敢靠近。如果把獵人們的saliman看作是被放養的動物精靈的話，那麼iRanai可以說是被繩束縛住的動物精靈。

然而，不管是saliman或是iRanai，在傳統上，噶瑪蘭人都對這些棲宿於動物的頭骨或是顎骨裡的超自然靈體，存有畏懼的感情。所以他們才相信被這些東西咬到的話會生病。

不只是動物的頭，他們對於人的頭骨也持有同樣的觀念。村裡有一種民俗信仰——人們在經過傳說中曾放置過獵得的人頭的場所附近時，也會被咬。他們相信被咬到的人會生病或是死掉。但是這個傳說的地方，數十年前由於海岸被侵蝕而消失不見，這個民俗信仰也因此只存在老人們的記憶中。

## 六、Tolikong（「土地公」）

有關設陷阱捕獵，噶瑪蘭人還有一種稱之為「tolikong[tolikon]」的信仰。Tolikong一詞好像是源自於台灣話的「土地公」。「土地公」是原本漢人所信仰的土地神。不過，噶瑪蘭人的tolikong信仰，與台灣漢人一般的土地公信仰大有不同。在敘述噶瑪蘭人的tolikong信仰之前，先概略描述漢人所信仰的土地公。

漢人所祭拜的土地公，主要是賜予人們由土地所帶來的財富的神。尤以由大陸的漢人農民渡海開墾的台灣，土地公信仰最為根深柢固。農民在村子裡建立土地公廟，或是在家中祭拜土地公，以祈每年五穀豐收。



此外，河川的氾濫或是日照過剩等等與農作物有關的問題上，人們會向土地公祈求鎮災並且永保土地的安泰。在台灣開拓的過程中，一些盜賊、原住民的攻擊，以及村落間的械鬥等等的問題，讓那些開拓農地的農民相當苦惱。人們祭拜土地公，仰望祂的靈威來解決這些問題。同時，遇到瘟疫或是家畜生病時，人們也會祈求土地公發揮靈威。

除了農業外，土地公在商業、漁業、礦業的領域裡，也被當成財神爺來崇拜。並且因為土地公是鎮守土地的神，所以人們也相信祂可以保護鄉鎮的平安。同時也相信設置在墳墓內的土地公會守護墓地<sup>7</sup>。

如上所見，漢人的土地公信仰，主要強調的是與農業的結合有關。不過，漢人也相信土地公可以守護大家所居住的土地，並且對於蓄財有幫助。相對於此，噶瑪蘭人所相信的tolikong，則主要是與該土地的獵區有關。

以上所敘述的漢人的典型的土地公信仰，噶瑪蘭人當然也受到了它的影響，不但會在家中祭拜土地公，並且也曾經想要在村內建土地公廟。但是，除了這種典型的土地公信仰之外，在一些上山設置陷阱捕獵的獵人之間，還存在著另一種的tolikong信仰。雖然這種信仰形態非常特殊，卻也不是和漢人的祭祀行為完全無關。Tolikong信仰究竟是受漢人影響？還是噶瑪蘭人自己的傳統信仰？有關於此，並無任何傳承。

時至現在，已經沒有人會在捕獵前去祭拜tolikong了。與此相關的祭祀方式與儀式等等的資料，也只剩一些以前片斷的流傳而已。村中有一位男性，在他年輕時村中流行設陷阱捕獵。據這位男性說道：tolikong並不是由獵人自己舉行簡單的儀式來祭拜就可以的。Tolikong的祭祀與漢人相同，會使用到符咒，而這必須請擅長使用符咒的道教的道士來執行才可。

7 增田福太郎『台灣の宗教』，1940年，頁137-141。



村人們要先針對周圍幾座山的領域加以區分，然後決定設陷阱捕獵的獵區，之後拜託道士來選定一顆樹，加以祭拜。在尋找適合祭拜的樹時，會用擲筊的方式。如果經過擲筊得到神的同意，那麼大家就會視該棵樹有神（tolikong）棲息附。接著便會在樹的周圍，將用籐編的帶狀物把樹給圈起來，加以祭拜，祈求狩獵的豐收。

然而，被選為祭拜的樹，必須是老樹，而且不能是枯死的樹，只限活著的樹。雖然並非所有要設陷阱捕獵的獵人們，都得祭拜tolikong。不過如果有人有野心要捕得很多獵物的話，就會祭拜tolikong，企圖捕得整座山的獵物。

獵人們在祭拜tolikong後，設下捕獵的陷阱，幾天後再前往看看情況，並且祭拜tolikong。捕獵到的第一隻獵物，獵人們並不予以宰殺，在割下牠的耳朵後將牠放生。如果被割下耳朵的動物又再次掉進陷阱的話，就表示該座山的動物都已被捕完了。在獵物捕完之前，獵人們可以反覆地架設陷阱、祭拜tolikong，以期捕到獵物。如果有捕到獵物的話，就會恭敬地祭拜tolikong。沒捕到獵物的話，就會將切成斧頭形狀的三角形木片，放進籐編的帶狀物中，或敲打、或將其勒緊以責罰tolikong。

如果在第一隻獵物又被捕到，山中獵物都已被捕盡的情況下，就必須解放tolikong才行。這時就必須再僱請道士來燒香拜拜，宣告已不再設置陷阱捕獵，以及tolikong的責任已終了、請離開這棵樹等等。

據其他的報導者說道：tolikong可以不用樹，用石頭也可以。另有一說是：獵人們無須請來道士，只要自己為某一顆石頭或樹取名為tolikong，然後宣告：「我要祭拜你」即可。獵人們在設下陷阱後回家，下次前來時如果沒有獵物的話，據說只要敲打tolikong，下一次就一定會捕到獵物。

不過，如果獵人們決定不再設置陷阱捕獵的話，一定要去祭拜tolikong。因為如果獵人很久沒上山，tolikong就得不到祭拜，就會因肚子餓，而找上當初祭拜它的獵人那兒去，那麼該獵人就會生病，非常危險。



祭祀tolikong，也可視為是獵人與稱之為tolikong的精靈兩者之間的一種契約關係。因為獵人祭拜tolikong，獻上供品來滿足它，而tolikong則確保獵人在狩獵時能豐收。一旦這種關係成立後，獵人沒有宣告關係終止之前，關係是不會終止的。因此獵人們不可以不做宣告，就隨便終止祭拜的義務。獵人們會生病，是因為違反了這種契約關係，tolikong向獵人報復的結果。

根據村中流傳一件發生在一九七〇年代左右的真實事情，有一位男性在去世前的幾年，因tolikong而病的很重。這位男性在山中設置陷阱捕獵，然後第一隻的獵物又再度被捕到。他心想如果找道士來的話還要花錢，因此便沒找人來，也沒宣告與tolikong的關係終止。但他卻貪心地又在同一座山的另一個地方設置陷阱捕獵。之後便生病了，甚至還吐了血。不只是其他的獵人，就連他本人都認為這是因為tolikong被綁住，相當難受，所以就找上門來讓他生病。聽說他自從生病以來，就害怕得沒再上過山。

據說tolikong的報復，只會發生在祭拜tolikong的那位獵人的身上，其他的獵人即使去同一地方狩獵，也不會直接受害。不過如果tolikong得不到祭拜心生怨恨的話，即使是毫無關係的獵人經過樹旁，也會發冷起雞皮疙瘩。或者是獵人上山時，應該是沒人在砍樹，但是卻會聽到大樹倒下來的聲音。或是巨石掉落的聲音，或是山崩等很大的聲響。聽說有時會有幾個獵人一起住在山中，但是一個晚上巨響不斷，害得他們沒法睡覺。他們認為這種聲音，是那些以前有人祭拜，後來卻被放置不管的tolikong的呻吟。

就狩獵的這個角度來看，噶瑪蘭人所相信的tolikong，是一種能保佑獵人們狩獵豐收的山神或是棲宿於樹木或石頭中的一種精靈。不過tolikong有一個特徵，那就是建立在山神與獵人雙方關係之上的契約關係，只是暫時的；保佑能捕獲獵物的契約以及祭拜義務的履行不會涉及第三者。

而這樣的兩者關係，也在saliman與saliman的主人之間可以看得到。獵人祭拜saliman，獻上供品餵飽它，而saliman則確保主人能豐收，雙方間建立



獵人與精靈——保佑能捕獲獵物的一種雙方關係

一種共存互利的契約關係。

但是沒有捕到獵物的話，tolikong會遭到主人的責難，saliman卻不會。筆者認為獵人的這兩種態度，基本上是依這些精靈肚子餓時所加害的對象，是獵人本人或者是獵人週遭的人而有不同。

## 七、原住民的獸靈以及狩獵神信仰

有許多報告顯示，台灣的原住民有許多有關狩獵的習俗。雖然沒有報告指出有任何信仰是與上述的saliman、tolikong的信仰完全一致。不過，以下想提出一些似乎有些關聯的東西。

『蕃族調查報告書』與『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中，收集了原住民各個族群一些與狩獵有關的祭祀、習俗以及禁忌等方面的資料。根據這些資料，可以概觀整個原住民。但是這些資料的調查對象只限於狹義的高砂族，以噶瑪蘭人為首的平埔族並不包括在內。在此為了與筆者的資料做對照，一併提示以做參考。

首先來看看與saliman有關的獵物骨頭保存的案例。

鄒族北部的人們有架設獸架的習慣。但是架設的地點並不一定，或在房子的門口處，或在外面的庭院蓋一間小屋陳放獸骨，不過無論如何，一定會放置獵物的顎骨<sup>8</sup>。

由於陳放獸骨之處，獵神會經常在那兒，所以婦女不得靠近。據說如果有婦女靠近的話，那麼不是捕不到獵物就是獵人會受傷。此外，捕到獵物時，首先要先對著獸架祭拜獵神、獸靈，然後再把獸骨陳放在獸架上保存<sup>9</sup>。

8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四，1917年，頁60。

9 同註8書，頁100。



排灣族北部的人們會在家門前掛上犁，吊上木鉤，再掛上山豬的頭骨或是山羌的角等等。男性就寢之處的柱子或是內庭的柱子上，會掛有鹿角<sup>10</sup>。南部的人們會用小的棒子插在屋內的隔間牆上，將山羌、山羊等的頭骨掛在上面；或是將它們用竹釘固定住，並列在房子屋頂的內面。亦或是在庭院前的樹上，用藤條牽線將它們並列掛著。山豬的牙齒或是下顎會掛在寢室上方的牆壁上，山鹿的角會掛在後面房間用藤條牽的線上<sup>11</sup>。

布農族人也會長久保存獵物的頭骨以及顎骨<sup>12</sup>。

泰雅族人雖然不會設置獸架，但是卻會用麻繩或是樹幹將山豬的顎骨串起來，放在屋內的暖爐上當裝飾<sup>13</sup>。

有關這些被保存的獸骨與狩獵豐收之間的關係，北勢番的泰雅族人會在出發狩獵前對著吊在樑上的山豬下顎揮槍，以祈求狩獵成功的習慣<sup>14</sup>。

有關祭儀的方式，筆者想介紹幾個使用獵物頭骨的例子。鄒族的阿里山番在小米收成後，會進行共同狩獵。狩獵回來會向獸骨架獻酒以祭拜獵神，祈求整年狩獵成功<sup>15</sup>。

有些地區的排灣族人，會將獵物的頭擺在房子的入口處，巫師會對它獻上一部分的肝臟以及肺臟，並且唸唱引誘同類前來的咒文，加以祭祀<sup>16</sup>。此外，巫師也會前去捕到該獵物的獵人家，對著動物的創造神、掌管獵場的神、以及動物們的唸唱咒文，接著把獵物的顎骨煮熟，把肉剝掉，誦唱祈禱下回能捕獲更多的獵物<sup>17</sup>。

10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五卷三號，1919年，頁339。

11 同註10書，頁349。

12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告書』六，1919年，頁122-123。

13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一，1914年，頁101。

14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告書』二，1920年，頁54。

1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告書』四，1915年，頁20。

16 同註10書，頁223。

17 同註10書，頁225。



馬太鞍社的阿美族人會在新年祭的最後一天施行狩鹿儀式，並將獵物的顎骨送給頭目。頭目會對顎骨行祭拜的儀式，之後將它掛在屋簷下。捕到獵物的獵人會將獵物的腸子切的細細地，並且對著它唸唱引誘同類前來的咒文<sup>18</sup>。

人們相信祭拜獵物的下顎或是頭骨會有助於狩獵豐收的這種信仰，除了噶瑪蘭族外，其他的族群也看得到。

不過這些獵物的骨頭，是否像saliman一樣會致人生病呢？依據一些散見的文獻資料，可以知道鄒族社會裡有女性不可靠近獸骨架的禁忌，而這種禁忌與人們生病受傷的原因有關。不過，不喜歡讓女性接近的不是獸靈而是獵神<sup>19</sup>。此外，泰雅族中也有不准女性觸摸獵具的禁忌<sup>20</sup>。但是在這些資料中，並沒有明白說明禁忌形成的原因，也沒有提到它們是否會導致人們生病。

另一方面，排灣族人相信某一些特定的獸靈會對人作祟或是使人生病。據說捕捉到豹的時候，如果沒有加以祈禱，那麼牠的靈便會依附在人的身上，對人危害。還聽說要宰殺飼養的豬時，若不加以祭祀的話，豬的靈會依附在家中某一個人的身上，而導致該人產生類似癲癇的症狀<sup>21</sup>。

此外，在阿美族人的觀念裡認為狩獵的時候捕殺豹或是熊，就如同殺人一樣，亡靈會來報仇。所以萬一不小心誤殺了這些動物的時候，一定要請祈禱師來為動物的亡靈祈禱<sup>22</sup>。不過，接受祈禱的動物的靈，不是那種能保證狩獵豐收的靈，而是被殺了的動物前來復仇的亡靈，所以在性質上與saliman不同。

由saliman所引起的病症中，以牙痛為多。在泰雅族人的觀念裡，認為附著

18 同註5書，頁255 - 256。

19 同註8書，頁100。

20 同註14書，頁57。

21 同註10書，頁30。

22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二，1914年，頁181。



在鹿肉或是豬肉上的小蟲，跑進了牙根裡會引起牙疼<sup>23</sup>。但是，這種因獵物的肉而引起的症狀，與獵物的靈魂並無直接的關係，所以和saliman並不相同。

從過去的這些散見的資料來看，原住民各族之間，似乎沒有任何可以與會使人生病的saliman匹敵的信仰。

接著來看看與tolikong有關的獵場神以及山神等等的信仰。南部的阿美族人會在收割後舉行狩獵祭。這時會到山上去，由老人向山神獻上酒及麻薯，以祈求豐收，然後數日間進行共同狩獵。如果有人在狩獵中捕到鹿的話，老人會右手持鐵棒唸唱引誘同類前來的咒文，同時用鐵棒刺獵物的眼睛，將獵物的肉予以分配，並將內臟以及頭骨分配給捕到該獵物的人。該人回家後，會用獵物的內臟宴請親戚，並將頭骨掛在屋內的大柱上<sup>24</sup>。

北部排灣族人會前往獵場宰殺豬隻，並且向著獵場唸唱咒語、獻上豬肉，祈求狩獵豐收<sup>25</sup>。不過，資料上並沒有明確地記錄該項祭儀中被祭拜的對象是誰。

卑南族人在舉行儀式性的共同狩獵時會去狩鹿。這時男性必須在獵場集合，其中一人向太陽神、祖先以及山神獻上供品禱告。捕到鹿之後，再次祭拜這些神，然後由老人唸唱引誘同類前來的咒文<sup>26</sup>。

阿里山的鄒族，也會在小米收割後進行共同狩獵。出獵的前一天，男性們要上山札茅草，並在那兒灑酒，招請獸靈，進行供養，同時也祭拜山神，祈求狩獵順利<sup>27</sup>。

魯凱族和排灣族則會在狩獵前祭拜祖靈以及獵神，或是招請動物的靈魂，

23 同註13書，頁73。

24 同註5書，頁256。

25 同註10書，頁233。

2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告書』八，1913年，卑南族，頁12。

27 同註14書，頁20。



獵人與精靈——保佑能捕獲獵物的一種雙方關係

以祈求狩獵能夠豐收。魯凱族人在要前往共同狩獵之際，會選定一名老人當司祭，然後於村外的休息處立三塊石頭，對其獻上供品，以祭拜動物的靈，祈求狩獵豐收<sup>28</sup>。

由於據說噶瑪蘭人的tolikong，可以不用樹木，用石頭就可以。這一點看似與魯凱族的山神祭祀有共通之處。不過就祭祀對象而言，魯凱族人所祭拜的是獵物的靈，所以兩者並不相同。

## 八、比較研究以及今後的課題

由上述內容，我們可以知道：一些與狩獵習俗有關的資料，雖都只是散見於各調查報告中，但卻也為數不少。透過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確認保存獵物頭骨或顎骨的習俗，在噶瑪蘭人以外其他族群中也可以看得到。只是它們和噶瑪蘭人的saliman未必共通之處很多。若單就引誘眷屬前來的這個觀點來看的話，在祭拜獵物的骨頭以祈求能獲得更多獵物的這件事上，確實是有共通之處。

不過，對於saliman的功能，僅將它解釋成單純是引誘同類前來的動因是否妥當呢？這一點尚有許多問題。雖然從上述的資料中，可以推測其他族群似乎也存在著獵物的頭骨裡有靈魂棲宿著的這種信仰。但是，類似噶瑪蘭人這樣相信祭拜iRanai（頭骨與下顎骨）便會有稱之為saliman的精靈出現的這種觀念，是否在其他族群中也看得到呢？這一點在文獻資料上並不明確。

筆者覺得saliman對主人的東西會表現出守護的態度，或是咬了人後被主人責罵也會乖乖聽話的這種近似於服從主人的態度，與「一個人很孤獨寂寞吧！把你的同伴叫來吧！」這種原住民引誘同類前來的咒文裡所看得到的獵人

28 同註10書，頁222。



與獸靈的關係，性質上似乎不太相同。

比起以花言巧語地欺瞞獵物的靈，噶瑪蘭人的例子，應該是比較接近藉由對獵物靈的祭拜，而與獵物的靈締結契約的關係。雖然獵物的精靈saliman或許也是具有引誘同類前來的力量，但是saliman的存在並不只有這個意義。Saliman會致人於病，而saliman的主人則為病人治病。從這些事情中可以明白：saliman與獵人之間所建立的關係，是可以比擬於被主人飼養慣了的獵犬和牠的主人之間的一種類似主僕關係的兩者關係。

另一方面，由上述的資料中也可以看出：除了噶瑪蘭人外，其他的族群也有狩獵前祭拜山神的習俗。山神可以保佑獵人捕得獵物，不過相對的，獵人必須向山神獻上供品。然而，就噶瑪蘭人的tolikong信仰而言，其特徵是它與儀式性的共同狩獵並無關係，而且也不是全村的祭拜對象。

在原住民的各族群之間，山神等獵場的神與獵人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相互關係呢？是像tolikong與噶瑪蘭的獵人之間所存在的，有時候會傷害它以追究過失並且讓它善盡責任的這種關係呢？亦或是他們只單純地將它當成是祈禱對象的關係呢？若就文獻資料來看，應該是屬於後者。

筆者之所以會特別注意這兩者關係，是因為從社會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噶瑪蘭人的社會與以個人為中心所成立的bilateral（雙系）社會，有著共同的特徵。在噶瑪蘭人的社會裏，每個個人都以自我為基點來進行社會生活以及宗教儀禮；並且與村人或是祖靈們之間，締結著以自我（ego）為中心的關係。人際關係基本上是建立於雙方關係的延伸上。同時，在傳統的觀念裡，也幾乎看不到人與人之間會形成一種有明確界線的排他性集團的情況。因此，與其說人是以集團的一員的身分被放在社會性的定位上，還不如說每個個人都是各項關係的基點，每個個人都擁有選擇各項關係的權利。而人際關係的範圍，經常是由暫時性的關係締結以及終止的這種關係擴展而來的。人們與祖先之間的關係，也在於子孫獻上供品祭拜祖先、滿足祖先，而祖先則保佑子



孫的健康與幸福。

然而這種的相互關係，也存在於噶瑪蘭人一些與狩獵有關的信仰中。雖然性質上有些小差異，但是獵人與saliman、tolikong之間，存在著一種獵人祭拜它們，獻上供品餵飽它們，而它們則保佑獵人捕獲獵物的契約性的相互關係。以個人為中心的這種相互（雙方）關係的擴張，雖說是噶瑪蘭人社會的特徵，不過在一些原住民的社會中還是可以看得到。只是我們無法從文獻資料中得知：在獵人與獵物靈魂或是獵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上，它們的表現方式是否和噶瑪蘭人社會一樣？這個問題當可作為今後的課題。

其次，就獵物的靈與生病原因的關係來看，雖有一部分的族群也有相關的信仰，但是資料不完整。這是因為噶瑪蘭人以外的族群，並不認為人們生病是與獵物的靈或是山神等有直接的關係之故？亦或是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詳細調查之故？

台灣多數的原住民居住於山地，在他們的生業方式中，狩獵的比例相當高，共同狩獵或是相關的儀式相當發達。反倒是噶瑪蘭人，只在一年兩次的水稻耕種的空檔時才狩獵，並且幾乎都是以個人活動為主，而不是組織性的共同狩獵，狩獵的方式也幾乎都是設置陷阱捕獵。而這些差異究竟如何地反映在狩獵的習俗上呢？針對這個問題，今後必須收集新的資料，進一步加以檢討才行。

有關原住民的文化，目前還留有許多日治時代豐富的實地調查的資料。綜觀其內容，不僅是對每個族群進行組織性的調查，並且從物質文化的層面到精神文化的層面全面網羅，此為其長處。但是相反的，不同族群之間，其調查資料多少有些偏頗或是參差不齊，資料也是片段的。若循著狩獵這個主題來看的話，其材料並不徹底；要深入追究某項意義時，內容又缺乏深度。

這些與狩獵相關的習俗之意義的解釋，以及這些習俗作為該社會的背景，具有什麼樣的價值？這是今後重要的研究課題。我們透過日治時代的調查資料



，並不能徹底地了解台灣原住民的文化以及社會。日治時代的調查資料，不過是屬於概括性調查成果的原始資料。因此，今後也有挖掘新資料的必要。再補充一點，平埔族或是被稱為熟番的那些人，日治時代時是被排除於組織性的調查對象之外的，此事也不該忽視。

雖說如此，這些調查資料裡還是記載了許多今日已不可見的習俗，是相當珍貴的記錄。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若能對資料有不同的使用方法，應該會使這些資料產生更多的利用價值才是。如果能夠以這些資料為基礎，再加上對現在的每個族群進行詳細調查的話，那麼一定會更容易進行較為立體的研究以及分析。屆時最重要的還是：我們要如何透過習俗的比較，那些與狩獵有關的各族群的傳統文化價值體系以及其思考模式，更加地清楚明瞭。



